

佚存叢書

增
363
18

19



門 1 4
563
卷 19

木村榮市君
曾此書以為
其考紀念
維時明治三
十九年九月
圖書印



蒙求序

趙郡李華

安平李瀚著蒙求一篇列古人言行美惡參之聲律以授幼童隨而釋之比其終始則經史百家之要十得其四五矣推而引之源而流之易於諷誦形於章句不出戶知天下其蒙求哉周易有童蒙求我之義李公子以其文碎不敢輕傳有識者惟以訓蒙而已因以蒙求二字題其首所註除人名考證外設其傳中有別事可記者亦以附敘之或事雖與本文不符錄之亦可以資廣博從東字韻起每韻四字計凡五

百九十六句焉

中宵限事百端皆亦以制錄之短車觀與本文不
因以蒙來二字觀其首退持劍人各亦請代強其
李公干以其文辭不效彈射自端清辭以臨蒙而
亦不出可賦天下其蒙來結固長百章蒙來非之
其四正矣謀而臣之誠而流之長其誠而開其
以對也童觀而觀之其其錄而觀其史百卷之
交平李瀚著蒙來一益其古人言言美惡參之
賦源平華

薦蒙求表

饒州刺史李良上表

臣良言臣聞建官擇賢其來有素抗表薦士義或可
稱爰自宗周逮茲炎漢競徵懋異咸重儒術竊見臣
境內寄住客前信州司馬倉參軍李瀚學藝淹通理
識精究撰古人狀迹編成音韻屬對類事無非典實
名曰蒙求約三千言注下轉相敷演有萬餘事瀚家
兒童三數歲者皆善諷誦談古策事無減鴻儒非素
諳知必疑神遇司封員外郎李華當代文宗名望夙
著與作序云不出戶而知天下豈其蒙求哉漢朝王

子淵製洞簫賦漢帝美其文令宮人誦習近代周興嗣撰千字文亦頒行天下豈若蒙求之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則固多進益老成亦頗足起予臣屬忝宗支職備藩扞每廣聽遠視採異訪奇未嘗遺一才蔽片善有可甄錄不敢不具狀奏聞陛下察臣丹誠廣達四聰之義令瀚志學開獎善之門伏願量授一職微示勸誡臣良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天寶五年八月一日饒州刺史李良上表

唐陳史李良上表

蒙求卷之上

唐 安 平 李 瀚 撰 註

王戎簡要

晉王戎字大仲瑯琅人裴楷字叔則時吏部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楷及武帝登祚探策以下世數旣而得一不悅楷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帝大悅後累遷中書令

裴楷清通

事見上註

孔明卧龍

蜀志諸葛亮字孔明漢末往襄州刺史徐庶見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願見之乎先主凡三往乃見因與計事善之關某等不悅先主曰孤有孔明猶魚之得水也後以爲相

呂望非熊

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卜曰將大獲焉非龍非彪非虎非熊及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乃齋三日田於渭陽見太公坐石以漁王乃載與俱歸立爲師補註舊本作非熊非羆疑俗承

誤莫知正爾

楊震關西

後漢楊震字伯起好學明經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夫子補注震常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後有鸛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後爲大尉

丁寬易東

前漢丁寬字子襄從田何受易學成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

謝安高潔

晉謝安少有重名優游山林宣召不出每遊賞以妓女從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高崧戲曰卿高卧東山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將如卿何安有愧色

王導公忠

晉王導字茂洪與中宗契同布衣每拜山陵哀慟左右百官拜山陵自導始中宗嘗詔導升御床共坐辭曰大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

匡衡鑿壁

前漢匡衡字稚圭好讀書家貧無油燭鑿鄰壁孔映光讀書後仕至丞相曰匡衡單貧燭去神氣孫敬閉戶

楚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嘗閉戶讀書眠則以繩係頸懸之梁上嘗入市人見曰閉戶先生來

鄧都蒼鷹
史記鄧都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時人見都側目號爲蒼鷹遷鴈門太守威振匈奴匈奴爲木偶人象都令馳騎射之不中其見憚如此

甯成乳虎

史記甯成爲漢中尉嚴酷語曰甯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成素躁急如束溼薪

周嵩狼抗

晉周嵩伯仁之弟母冬至日舉酒曰本謂渡江託足無所今爾等並貴余復何憂嵩曰伯仁志大才短名重識暗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在目下爾

梁冀跋扈

後漢梁冀驕橫朝臣日日跋扈將軍貢獻先輸於冀一門三皇后六貴人及冀誅賓客黜者三百餘

人朝廷爲空收冀財物充王府減天下租稅半

郗超髯參

晉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爲司馬桓溫所舉珣爲主簿形狀短小超爲記室參軍多髯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王珣短簿

事見上註

伏波標柱

後漢馬援拜伏波將軍征南蠻回立銅柱爲漢極

界

博望尋河

前漢張騫奉使西域因窮河源武帝封博望侯遂
得支機石歸

李陵初詩

前漢李陵字少卿為將失利降匈奴與蘇武詩曰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武別陵曰雙鳧俱北飛
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今歸故鄉五言詩自
此始也

田橫感歌

前漢田橫秦末自立為齊王後居海島高帝得天
下名橫不至遂自剄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
歌以寄哀情今之挽歌自橫始

武仲不休

後漢傅毅字武仲魏文帝典論曰文人相輕自古
而然毅於班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與弟超書
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士衡患多

晉陸機字士衡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張華謂之曰
人恨才少子患其多弟雲嘗與書云君苗見兄文
輒欲燒其筆硯

桓譚非讖

後漢桓譚好學光武拜議郎詔會議靈臺以讖決疑譚曰臣不識讖帝問其故復極言其讖之非經帝怒之將斬之出爲安陸郡丞

王商止訛

前漢王商字子威有威重身體洪大單于來朝望見遷延卻退上曰眞漢相矣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天子大臣將營舟楫商曰此必訛言上止果訛言

嵇呂命駕

晉嵇康與呂安爲友善每有相思輒千里命駕焉

程孔傾蓋

家語孔子之郟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

劇孟一敵

前漢劇孟以任俠顯名大將軍周亞夫得孟若一敵國

周處三害

晉周處年十八縱情肆欲忤意輒殺謂父老曰今歲豐何不樂衆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南山白

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害處於是殺虎及蛟遂
好學期年州府交辟仕吳官爲御史

胡廣補闕

後漢胡廣字伯始爲太尉在朝無謇直之風有補
闕之益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

胡公

袁安倚賴

後漢袁安字邵公爲司徒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
與公卿言及國家事未嘗不嗚咽流涕天子及大
臣皆倚賴之

黃霸政殊

前漢黃霸爲潁州守仁風盛行治有殊政嘉禾生
於府鳳凰集其境宣帝美之贈金三十斤

梁集治最

魏志梁集爲并州刺史政治爲天下最百姓安寧
風雨順時太祖嘉之

墨子悲絲

淮南子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
也

楊朱泣歧

楊朱見歧路而泣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

朱博烏集

前漢朱博爲御史大夫府中列栢樹常有烏數千
集其上朝去暮來號曰朝夕烏

蕭芝雉隨

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尙書郎有雉數千飲啄止宿
當上直送歧路及下直飛鳴車前

杜后生齒

晉杜皇后少有姿色長無齒有求婚者輒中止及
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

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
死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靈王出髭

右傳王子朝曰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髭
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供職王室其有
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
髭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

賈誼忌鵬

前漢賈誼年十八能誦詩書屬文帝悅之超遷歲
中至太中大夫絳灌等害之帝以誼爲長沙王太

傳三年有鵬飛入止于坐隅誼以爲鵬不祥作詞
自廣

莊周畏犧

莊子或聘於莊周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
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爲
孤犢其可得乎史記曰莊子名周楚威王聞其賢
使使厚幣迎之周引此辭應焉

燕昭築臺

史記燕昭王卑辭厚幣以禮賢者郭隗曰先從隗
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築臺師事之樂

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

鄭莊置驛

前漢鄭當時字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厄聲聞
梁楚間孝景時爲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
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所交皆大丈夫天下
名士莊戒門下客至亡分貴賤毋許守門者留難
諸公翕然稱之

權靖二妙

晉衛瓘拜尙書令與尙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號
一臺二妙世謂瓘得伯英之筋靖得張芝之骨瓘

筆雖勝靖然有楷法則遠不及靖

岳湛連璧

晉潘岳字安仁夏侯湛字孝若並美姿容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

郗詵一枝

晉郗詵舉賢良射策爲天下第一文帝問卿才何如詵曰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文帝笑之

戴馮重席

後漢戴馮拜侍中正旦朝賀帝會羣臣諸生說經史者更相詰難義不通者奪其席以益通者馮遂

坐五十餘席故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鄒陽長裾

前漢鄒陽上吳王濞書曰今臣盡智畢議殫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王之門何不可曳長裾乎

王符縫掖

後漢王符好學耿介著書三十篇號潛夫論後皇甫規解官歸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起既入問卿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曰王符在門乃驚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

援手同坐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
書生道義之爲貴

鳴鶴日下

晉陸雲字士龍與荀隱字鳴鶴未相識嘗會張華
坐華以其竝有大才謂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
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雲曰
旣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狹爾矢隱曰本謂
是雲龍駢駢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
華撫手大笑

士龍雲間

事見上註

晉宣狼顧

晉宣帝姓司馬名懿少有才節多智略魏武帝察
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
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

漢祖龍顏

前漢高祖諱邦姓劉氏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
寬仁愛人意豁如也

鮑靚記井

晉鮑靚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

墮井而死父母訪之果驗其言

羊祜識環

晉羊祜字叔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金環乳母曰汝無此物祜訪鄰人李氏東園桑樹中探得之主
人驚曰此余亡兒所失之物乳母具言之李氏悲
惋時人異之

仲容青雲

晉阮咸字仲容任達不拘小節與叔父籍爲竹林
晉之遊顏延年作五君詠其一曰仲容青雲器

叔夜玉山

晉嵇康字叔夜美詞氣有風儀人以爲龍章鳳姿
天質自然世說曰叔夜爲人巖巖若孤松之獨立
其醉也若玉山之將頽也

毛義捧檄

後漢毛義家貧以孝稱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府檄
適至以義爲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薄之後
義母亡遂不仕奉歎曰往日之喜謂家貧親老不
擇官而仕也

子路負米

家語仲由字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常

食藜藿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後南遊於楚爲大夫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爲親負米何可再得也

江革忠孝

後漢江革字次翁母乘車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挽車不用牛馬由是江巨孝之行稱天下王覽友悌

晉王覽字元通母宋氏遇兄祥無道覽年數歲見兄被楚撻輒執杖泣抱以諫其母母少止母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母密使酖祥覽徑起取酒覽疑有毒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自後每賜祥饌覽輒先嘗之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仕至光祿大夫蕭何定律

前漢高祖約法三章不足以禦姦於是蕭何據秦法取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焉

叔孫制禮

前漢叔孫通悉去秦儀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爲綿蕪野外習之後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賀莫不震恐肅敬禮畢置酒以尊卑次起上壽觴無敢誼譁失禮者帝曰吾乃今日始知爲皇帝之貴也

葛豐刺舉

前漢諸葛豐字少季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語曰問何闊逢諸葛上嘉其節加秩賜光祿大夫

息躬歷詆

前漢息夫躬字子微上疏歷詆大臣曰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賈逵情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高直之名內實不曉政事諸曹以下僕慙不足數卒有強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

管寧割席

魏志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者過門歆出看寧曰大丈夫富貴須自致窺他人乎遂割席分坐曰子非吾之友

和嶠專車

晉和嶠有盛名武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爲監嶠鄙其爲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

時苗留犢

魏時苗爲壽春令初至縣乘輦車駕黃犢牛方歲

餘生一犢及去任留之曰此是爾土所生由此知名也

羊續懸魚

後漢羊續爲南陽守主簿餉魚受而懸之他日又送續出所懸魚示之以絕其意也

樊噲排闥

前漢樊噲從高祖定天下封舞陽侯帝病甚惡見人卧禁中詔無許羣臣入大臣絳灌等莫敢通噲乃排闥直入見上枕一宦者卧噲流涕曰陛下始與臣等起豐沛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

陛下疾甚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親乎獨不見趙高事乎帝笑而起

辛毗引裾

魏辛毗字佐治時上欲徙冀州人戶實河南毗爲侍中特諫帝作色而入毗因引帝之裾而諫之也

孫楚漱石

晉孫楚少時欲隱居謂王濟曰嘗欲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郝隆曬書

世說郝隆七月七日人皆曬衣書惟隆於庭中向日仰卧人問之答曰我曬腹中書耳

枚臯詣闕

前漢枚臯詣闕自陳枚乘之子大喜召人見以爲郎臯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貴比東方朔郭舍人

充國自贊

前漢趙充國宣帝時諸羌背叛上問誰可將者充國乃答曰亡踰於老臣者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

王衍風鑑

晉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善談莊老每提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不安隨卽更改世號口中雌黃時稱有人倫之鑑王戎謂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風塵表物

許邵月旦

後漢許邵與仲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賀循儒宗

晉賀循字彥先經學第一爲江東儒宗也

孫綽才冠

晉孫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作天台賦成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于時文士綽為冠溫王郗庾諸公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

太叔辯洽

晉太叔廣樞機清辯摯虞字仲治著述不倦俱為列卿廣談虞不能對虞著文難廣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

摯仲辭翰

王事見上註

山濤識量

晉山濤少有器量介然不羣裴楷有知人鑑嘗謂濤若登高臨下幽然深遠王戎曰濤如璞玉渾金世人皆欽其寶而莫知名其器

毛玠公方

魏毛玠居顯位以儉率人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帝歎曰用人如此天下自理矣初太祖平柳城賜玠素屏風素馮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古人之物又曰玠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任昉表曰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

量

袁盎卻座

前漢袁盎爲中郎將從文帝幸上林慎夫人與帝共座盎曰帝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座哉夫人怒帝亦怒盎曰豈不見人鏡乎夫人悟賜盎金五十斤焉

衛瓘撫床

晉衛瓘武帝時遷司空惠帝爲太子咸爲不能親政事會宴凌雲臺瓘託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言而止者三因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悟因謬曰公

真大醉耶賈后怨之後告老就第惠帝立遂被害

于公高門

前漢于定國字曼倩父于公郡中爲立生祠始其閭門壞父老共治之于公曰可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子丞爲御史大夫

曹參趣裝

前漢曹參爲齊相蕭何薨參趣治行裝曰吾且入相數日果召參代何爲相

庶女振風

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海水大出許慎曰庶賤之女齊之寡婦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不肯女殺母以誣婦婦不能明寃結告天江淹書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

鄒衍降霜

淮南子曰鄒衍盡忠事燕王王信讒而繫之衍仰天而哭夏月天爲之降霜

范冉生塵

後漢范冉字史雲爲萊蕪令家貧里歌曰甑中生

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晏嬰脫粟

晏子春秋曰晏嬰爲齊相常食脫粟米食不重味

詰汾興魏

不北史魏武帝諱詰汾嘗畋於山澤見輜輶自天而下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于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畋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卽始祖神元皇帝也諱力微故諺曰詰汾皇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鼈令王蜀

蜀王本紀荊州人鼈令死其尸流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立以爲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尙始去帝號復稱王

不疑誣金

前漢直不疑爲郎事文帝其同舍郎告歸誤持同舍金去已而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還金亡金郎大慚以此遂稱爲長者

卞和泣玉

韓非子楚人卞和氏得璞玉楚山中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詐別其左足及武王卽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別其右足文王卽位何抱璞哭於楚山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使人問曰天下別者多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別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此吾所以悲也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之曰和氏之璧

檀卿沐猴

前漢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二千石皆賀時

寬饒爲司隸不賀許伯請之寬饒乃往酒酣樂作
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
寬饒趨出因劾奏長信以列卿而作沐猴舞

謝尙鵠鶴

晉謝尙博綜衆藝王導辟爲掾始到府通謁導以
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鵠鶴舞一坐傾想尙便
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尙俯仰其中傍
若無人其豪爽如此

泰初日月

魏夏侯玄字泰初與皇后弟毛曾竝坐時人謂兼
葭倚玉樹又云朗如日月之入懷

季野陽秋

晉褚裒字季野有簡貴之風桓彝曰季野皮裏陽
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
荀陳德星

異苑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仲弓與子姪造季
和父子討論于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賢
人聚

李郭仙舟

後漢李膺字元禮與郭泰字林宗相友善後歸鄉

泰與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爲神仙焉

王恂繡被

後漢王恂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少彥疾困愍而視之生曰我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相贈死後乞藏骸骨已而命絕恂鬻一斤營葬餘置棺下恂後署大度亭長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大風飄一繡被復墮恂前後乘馬到雒縣人問所由得馬恂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人曰卿何陰德而致此恂因說葬書生事人驚曰是我子也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

張氏銅鉤

三輔決錄扶風張氏之先爲郡功曹晨起當朝有鳩從承塵上飛下几前功曹曰鳩何來爲禍飛上承塵爲福飛入我懷開懷待之飛入懷中探得銅鉤帶之官至太守九卿有蜀客至長安私賂張氏婢婢賣鉤與客客家喪禍懼而卻還張氏得鉤復爲二千石後因失鉤張氏遂衰焉

丁公遽戮

前漢丁公名固爲項羽將逐高祖於彭城西短兵方接漢王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戾哉丁公引兵

還及羽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日項王將不忠於主乃戮之使後人臣無倣丁公者

雍齒先侯

前漢高祖居洛陽從複道望見諸將在沙上往往偶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定天下今爲天子所封皆蕭曹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見疑故相聚謀反爾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我欲殺之爲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齒則人人自堅矣於是置酒封齒爲什方侯羣臣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陳雷膠漆

後漢雷義與陳重爲友情如兄弟時人語曰膠漆雖堅不如雷與陳二人竝爲郡守

范張雞黍

後漢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爲友春別京師暮秋爲期元伯九月十五日殺雞炊黍以待之母曰千里何期之審元伯曰巨卿信士言畢巨卿果至母大悅

周侯山嶷

世說謂周侯嶷如斷山儕類皆無敢媒近周侯謂

周顛也

會稽霞舉

世說海西諸公每入朝廟堂猶闇惟會稽王軒軒如朝霞之欲舉會稽王謂道子也

季布一諾

前漢季布為項籍將數窘高祖籍滅高祖購之急隱朱家為奴後因赦之為郎甚見信重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

阮瞻三語

晉阮瞻清虛寡欲見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

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即命辟之時人

謂之三語掾

郭文遊山

晉郭文愛山水嘗著鹿裘葛巾王導召置園中七年未嘗出入逃歸臨安結廬山中

袁宏泊渚

晉袁宏有逸才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清詞華藻拔遣問即迎升舟談論不寐自此名譽日盛

黃琬對日

後漢黃琬少辯慧祖父瓊爲魏郡太守日食京師
不見瓊以狀聞太后問所食多少瓊未不知所況琬
年七歲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以
其言應詔深奇愛之後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
子郎知名於京師

秦宓論天

蜀秦宓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往餞而宓未往丞
相亮促之溫曰何人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
宓曰天有願乎宓曰有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溫
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

臯聲聞于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
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天子姓
劉以此知之溫大敬服宓之辯才如此

孟軻養素

史記孟軻受業于思之門與萬章之徒論序詩書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嘗言曰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

楊雄草玄

前漢楊雄好學嗜酒人罕至其門草太玄經以自
守晏如也後客有薦雄文成帝因獲用之

向秀聞笛

晉向秀清悟有遠識嵇康善鍛秀爲之佐後康被
誅秀作思舊賦云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
笛者發聲嘹唳追思疇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

伯牙絕絃

列子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
山子期曰善哉峨峨然若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
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呂氏春秋曰子期死牙破琴
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爲世無足爲鼓者

郭槐自屈

晉賈充前妻李豐女豐誅李氏坐流後娶郭槐號
廣城君武帝踐祚李以赦還詔充置左右夫人槐
性妬忌怒數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
分李那得與我並充乃爲李築室於永平里而不
往來惠帝爲太子納槐女爲妃槐欲省李氏及女
爲妃乃盛威儀而去旣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腳
屈因再拜焉

南郡猶憐

世說桓温尙明帝女南郡公主温平蜀以李勢妹
爲妾甚有寵後主聞之與數十婢拔劍襲之值李

梳頭髮垂地姿貌端麗乃徐下地結髮斂手向主
曰國破家亡無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
神色正厲辭氣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我見
汝尚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也

魯恭馴雉

後漢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螟傷稼不入
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
隨行阡陌坐桑下有雉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
不捕之兒言雉將雛親瞿然起與恭訣曰所以來
者察君政迹耳今螟不犯境化及鳥獸豎子有仁

心三畢也還以狀白安是歲有嘉禾生恭便坐庭
中

宋均去獸

後漢宋均爲九江太守郡多暴虎爲患常設檻穽
均到任悉去之虎乃相與渡江去

廣容蛇影

晉樂廣有親客久不來廣問其故答曰前蒙賜酒
欲飲見杯中有蛇意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
事壁上有角弓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卽角影也復
置酒於前處謂客曰杯中復有見否答曰所見如

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病頓愈

殷師牛鬪

晉殷仲堪父師病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執藥揮淚眇一目其父患耳聰聞狀下蟻動云牛鬪

元禮模楷

後漢李膺字元禮與陳仲舉語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曰仲舉強於犯上元禮嚴於攝下時人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

季彥領袖

晉裴秀字季彥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有詣

徽者出則過秀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魯褒錢神

晉魯褒作錢神論云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補註錢神論略曰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則貧弱得則富昌無德而尊無勢而熱危可使安

崔烈銅臭

後漢崔烈靈帝開鴻都門賣官爵烈因傅母入錢五百萬爲司徒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外議如何鈞應曰大人少有英稱論者嫌其銅臭

梁竦廟食

後漢梁竦自負其才嘗登高遠望歎曰大丈夫生當封侯死當廟食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趙溫雄飛

後漢趙溫初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棄官而去歲饑散家糧以活萬人獻帝西遷遂為三公

枚乘蒲輪

前漢枚乘為吳王濞郎中王為逆謀乘諫不聽王後被誅乘由是知名武帝立乘已年老以安車蒲輪召乘道死

鄭均白衣

後漢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好黃老舉直言累遷尚書數納忠言後告歸帝東巡幸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曰白衣尚書

陵母伏劍

前漢王陵高祖起陵亦聚千數人及高祖擊項羽乃以兵屬漢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坐陵母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為妾語陵善事漢王

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妾以死送使者乃
伏劍而死高祖姊劉封置軍中劉封至以坐劉封
軻親斷機劉高祖姊劉封置軍中劉封至以坐劉封
列女傳孟軻既學而歸母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
也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
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名儒齊
齊后破環此字林與東平許姓人我黃帝舉直言
戰國策齊潛王遇弒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
家庸夫太史女奇其狀貌爲非常人憐而竊衣食
賜之與私焉法章立是爲襄王以太史女爲后襄
王卒子建立秦始皇嘗使使者遺后玉連環曰齊
多智能解此環否后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后引
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謝女解圍

晉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聰識有才辨疑之弟獻
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
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
客不能屈公曾危帝時中書溫酒樂車更

鑿齒尺牘

晉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博學桓温辟爲從事任

職每處機要尤善尺牘温甚器遇之

荀勗音律

晉荀勗字公曾武帝拜中書監既掌樂事又修律呂竝行於世初勗於路逢賈人牛鐸識其聲及學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送牛鐸果得諧者

胡威推謙

晉胡威字伯武父質以忠清稱仕魏爲荊州刺史威自京都定省既至見父告歸父賜絹一匹威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威受辭歸卒與父帳下都督後爲徐州刺史風化大行入朝武帝問曰卿父與卿孰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父遠矣

陸績懷橘

吳陸績年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橘三枚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羅含吞鳥

晉羅含幼孤爲叔母朱氏所養嘗晝卧夢祥鳥文彩入口中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有文章

自此藻思日新

江淹夢筆

史南江淹字文通以文章顯仕齊爲侍中嘗夢一丈夫自稱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李廡清貞

世說李廡清貞有遠操少羸病不肯婚王丞相欲招禮之辟爲府掾廡得檄命笑曰茂洪私以爵假人

劉麟高率

晉劉麟之性素寡欲好遊山澤桓冲聞其名請爲長吏麟之乃固辭居于岐陽凡人致贈一無所受

蔣詡三徑

前漢蔣詡爲兗州刺史以廉直名王莽攝位以病免歸鄉里三輔決錄曰詡舍中竹下開三徑惟故人求仲羊仲從之遊許由一瓢

逸士傳許由隱箕山無杯器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操飲飲訖掛於木上風吹漑漑有聲由

以爲煩去之

楊僕移關

前漢楊僕武帝時爲樓船將軍初函谷關在弘農僕既有功耻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家財給其用度於是徙於新安

杜預建橋

晉杜預博學拜度支尚書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及橋成武帝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成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功

壽王議鼎

前漢吾邱壽王爲光祿大夫汾陰得寶鼎羣臣皆賀得周鼎壽王獨以爲非武帝問之對曰周德始乎后稷成於文武顯於周公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祥瑞竝臻天祚有德而寶鼎出乃漢鼎非周也上曰善

杜林駁堯

後漢杜林拜御史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林以爲周室之興德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從林議

西施捧心

列子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婦見而美之歸亦捧心曠其里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西施越女西子也有絕世之色越王勾踐以獻吳王夫差夫差嬖之卒至傾國

孫壽折腰

後漢梁冀妻孫壽色美善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以為媚能制御冀冀寵憚之

靈輒扶輪

左傳晉靈公不君趙盾諫公患之飲盾酒伏甲將攻之頻欲殺盾盾走出門將乘車車已脫一輪公令人脫之輒扶車以臂承軸馳駕而行初盾田舍于翳桑見靈輒病不食三日盾食之為簞食而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不告名而退

魏顛結草

左傳魏顛武子之子武子有寵妾及病謂顛曰死後嫁此妾疾病則曰必殺殉葬及死顛曰寧從治時言豈從昏亂語遂嫁之後顛為晉將至秦軍見一老人結草以抗秦將杜回回躓而顛故獲之後

穎夢老人云我乃所嫁婦人之父也故來相報爾
逸少傾寫
晉王羲之字逸少娶太尉郗鑒之女仕至右將軍
世說郗夫人謂二弟愔與曇曰王家見二謝傾筐
倒寫見汝來平平耳無煩復來

平子絕倒

晉王澄字平子有高名每聞衛玠言輒歎息絕倒
時人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
澹臺毀壁

博物志澹臺滅明字子羽齋千金之璧渡河河伯
欲之至陽侯波起兩鯨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
擊鯨皆死既渡投璧于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
而去

子罕辭寶

左傳宋人得玉獻諸司城子罕子罕弗受獻者曰
玉人以爲寶故獻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
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

東平爲善

後漢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上問王處家何等
最樂曰爲善最樂及薨肅宗東巡幸其宮追感謂

其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幸其陵祠以太牢

司馬稱好

後漢司馬徽字德操不談人短與人語好惡皆言好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大好其妻責之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忽聞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君言亦大好

公超霧市

後漢張楷字公超隱弘農山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有公超市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

魯般雲梯

淮南子楚欲攻宋楚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設以攻宋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注公輸魯般也

田單火牛

史記田單爲臨淄掾燕使樂毅伐齊盡降齊城單得脫東保卽墨燕攻之單乃收城中牛得千餘爲絳繪衣畫五彩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後牛

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視之皆龍文所觸皆死五千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復齊七十餘城江道燕雞
晉江道將軍殷浩請爲參軍時羌叛姚襄結營逼浩浩令道擊之道曰當以計破之乃取數千雞以繩連之繫火於其足駭散飛集襄營火發因亂而擊之襄遂大敗
蔡裔殞盜
晉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三盜入室裔撫牀一呼盜俱殞

張遼止啼

魏張遼爲前將軍江東小兒啼怖之曰遼來遼來無不止者

陳平多轍

前漢陳平家貧好讀書爲人美色及長欲娶妻時人無與貧者平亦媿之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負偉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曰固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者乎卒與女後爲丞相

李廣成蹊

前漢李廣武帝時拜右北平太守贊曰李將軍恂
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皆流涕諺
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陳遵投轄
前漢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
轄投井中雖有急客終不得去

山簡倒載

晉山簡濤之子爲荊州吏優游卒歲荆土豪族有
佳園池簡之池上置酒輒醉名曰高陽池童兒歌
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
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疆何如
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淵客泣珠

博物志鮫人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積日賣絹臨
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以與主人左思吳都賦
泉室潛織而卷絹淵客慷慨而泣珠淵客者蓋鮫
人也

交甫解珮

列仙傳江妃二女珮兩明珠大如雞卵游江漢之
湄逢鄭交甫交甫說之不知其神也曰願請子之

珮二女解與交甫去數十步二女忽不見珮亦失
龔勝不屈

前漢龔勝哀帝時拜光祿大夫王莽復遣使安車
駟馬徵勝勝稱病曰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老
且暮人地若以一身事二姓何顏見故主於地下
哉遂不屈

孫寶自劾

前漢孫寶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張忠辟寶爲掾欲
令授其子經寶自劾去

呂安題鳳

世說呂安與嵇康善嘗詣康康不在康兄喜延之
不入題門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忻不知鳳
字乃凡鳥三字也

子猷尋戴

晉王徽之字子猷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獨
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乘小
船詣之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曰乘興而來興
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

董宣強項

後漢董宣光武時爲洛陽令帝姑湖陽公主蒼頭

殺人匿主家及主出使奴驂乘宣侯之扣馬大言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帝帝怒欲殺之宣曰陛下縱奴殺良人何以理天下臣請自殺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使宣謝主宣不從強之兩手據地不肯俯因封爲強項侯

翟璜直言

新序曰魏文侯問羣臣曰我何如主也羣臣皆曰仁君也次至翟璜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代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逐去璜次問任座對曰仁君也文

侯曰何以知之曰君仁則臣直嚮者翟璜之言直是以知也文侯曰善遂拜翟璜爲上卿舊本翟璜誤作任座

紀昌貫蝨

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飛衛學射於甘繩紀昌學射於飛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昌後以不瞬告衛曰未也學視而後可昌以鼈懸蝨於牖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三年之後如車輪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筈射之貫蝨心而懸不絕

養由號猿

淮南子養由基楚將善射懸楊葉百步射之百發
百中楚恭王獵見白猿繞林避箭王命由基射之
由基始調弓矯矢未發猿抱樹而號
馮衍歸里
後漢馮衍字敬通少有倜儻之志明帝以衍名過
實不用罷歸田里衍遂失志

張昭塞門

吳張昭字子布數諫孫權權恨之黜於家塞其門
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權後召昭昭不起燒其門以
恐之諸子扶昭起權乃命升車同載而歸

蘇韶鬼靈

三十國春秋中牟令蘇韶卒後從弟節見韶乘馬
晝日而行著黑介幘節因問幽冥之事韶曰死者
爲鬼在人間不與生者接顏回卜商見爲修文郎
死之與生並無有異死虛生實此有異爾言終不
見

盧充幽婚

孫氏志怪漢盧充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女慕充
因獵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見崔云近得公尊
府君書爲君娶吾女故相邀爾將書示乃充亡父

手札崔命女於東廂相見成禮留三日臨別謂充曰君婦已有娠矣生男則當送之生女則當留之充至家經三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二犢車水上乍沉乍浮達岸視車中崔氏與三歲兒共載其別車卽少府也抱兒還充贈詩一首金椀一枚俄而不見後兒長成歷任數郡

震畏四知

後漢楊震字伯起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

秉去三惑

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大愧
後漢楊秉字叔節震中子也桓帝時爲太尉性不喜酒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清白稱秉常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柳下直道

論語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叔敖陰德

列子孫叔敖爲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
泣白母曰兒聞兩頭蛇見者必死恐後人見乃埋
之母曰爾有陰德必有陽報德勝不祥仁除百禍
汝無憂矣叔敖後爲楚相

張湯巧詆

前漢張湯爲廷尉舞文巧詆其造請諸公不避寒
暑以此多爲爪牙每朝奏事日旰天子忘食

杜周深刻

前漢杜周爲廷尉少言持重而內深刻骨逐捕桑
弘羊衛皇后昆弟子深刻上以爲盡力無私遷御

史大夫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貲鉅萬治皆酷虐唯
少子延年能行寬厚之心

三王尹京

前漢王駿以孝廉爲郎成帝欲大用之出爲京兆
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章王尊
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二鮑糾慝

後漢鮑永少有志操爲校尉乃辟鮑恢爲都官從
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嘗曰貴戚且斂手避二
鮑人見憚如此

孫康映雪

孫氏世錄康家貧無油常映雪讀書少小清介交遊不雜後至御史大夫

車胤聚螢

晉車胤字武子博學淹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照書以夜繼日後官至吏部尚書

李充四部

晉李充爲著作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秘閣以爲永制

井春五經

井丹字大春通五經善談論京師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謁人

谷永筆札

前漢谷永字子雲樓護字君卿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子雲之筆札君卿之唇舌言其見信用也

顧愷丹青

晉顧愷之字長康博學有才尤善丹青嘗以廚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珍惜者玄發廚後竊其畫而緘如舊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如初直云妙畫

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其矜伐過實故俗
每薄之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戴逵破琴

晉戴逵字安道善鼓琴武陵王晞召之逵對使打
破琴曰安道不能爲王門伶人後累召之不至

謝敷應星

晉謝敷字慶緒澄靜寡欲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
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
俄而敷死會稽人士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
得死

阮宣杖頭

晉阮修字宣子性簡畧不拘小節常以百錢掛杖
頭至酒店惟獨自酣飲當世富貴置而不顧家無
儋石之儲晏如也後爲太子洗馬

畢卓甕下

晉畢卓字茂世少放達爲吏部郎中常飲酒廢職
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爲掌酒
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

文伯羞鼈

列女傳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羞鼈

小焉露堵父怒不食而出敬姜聞之怒曰余聞之
先子曰祭養尸宴饗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
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孟宗寄鮓

吳錄孟宗字子恭除監池司馬自能結網以捕魚
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爲魚官以鮓寄我何不知
避嫌也

史丹青蒲

前漢史丹字君仲累遷侍中元帝欲廢太子以定
陶王爲嗣丹直入卧内伏青蒲上泣涕爲言皇儲

遂定

張湛白馬

後漢張湛字孝先謹嚴好禮三輔以爲儀表光武
臨朝或有情容輒陳諫常乘白馬上每見言曰白
馬生且復諫矣後拜光祿勳
隱之感鄰

晉吳隱之字處默以儒雅名有清操事母孝謹及
執喪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
婦人每聞其哭輟餐投筯爲之悲泣謂康伯曰汝
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隱之遂

階清級

王修輟社

魏王修年七歲以社日母亡來歲鄰里社修感念母哀甚鄰里爲之罷社後太祖辟爲司空

阮放八雋

晉羊曼少知名歷晉陵太守與阮放友善竝爲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阮放爲宏伯郗鑒爲方伯胡母輔之爲達伯卞壺爲裁伯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劉綏爲委伯羊曼爲黠伯凡八人號八伯蓋擬古之八雋也

江臬四凶

曼弟聃不學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江臬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張嶷以狡妄爲猾伯羊聃以狠戾爲瑣伯蓋擬古之四凶也

華歆忤旨

華歆譜序文帝受禪朝臣並受爵位華歆以形色忤旨徒爲司徒而不進爵帝不憚問尙書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喜悅形于聲色而相國及公不悅何也羣曰臣與相國竝事漢朝心雖喜悅不形

於色帝大悅

陳羣蹙容

世說文帝受禪陳羣有蹙容

王濬懸刀

晉王濬恢廓有大志夜夢懸三刀於屋梁上須臾

又益一刀濬惡之主簿李毅賀曰三刀為州字又

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

丁固生松

吳丁固初為尚書夢松生於其腹上謂人曰松字

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平卒如夢

姜維膽斗

蜀姜維遷大將軍整勒戎馬出戰屢為魏將鄧艾

所破後魏將士發憤殺維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

如斗大

盧植音鐘

後漢盧植聲如鐘剛毅有大節靈帝時拜尚書

桓温奇骨

晉桓温生未期温嶠見之曰兒有奇骨試使啼及

聞聲曰真英物也父葬以嶠所賞故名曰温終大

司馬南郡公

鄧艾大志

魏鄧艾少家貧有大志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後遂爲尙書郎

楊修捷對

後漢楊修有俊才爲曹操主簿至江南讀曹娥碑操曰勿言待朕思之行三十里令修解修曰黃絹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好字蠶曰受辛辭字操曰一如朕意俗云有智無智校三十里羅友默記

世說羅友多強記從桓宣武伐蜀按行城陌菓竹皆默記之後宣武集蜀事有遺忘友皆名列之坐者爲之歎服

杜康造酒

文選魏武帝短歌行曰何以解憂惟有杜康註康古之造酒者

蒼頡制字

淮南子昔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許慎曰蒼頡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詐僞萌生天知其將餓故雨粟鬼恐爲文書所劾故夜哭

樗里智囊

史記樗里子名疾其里有樗樹故號謂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

邊韶經笥

後漢邊韶字孝先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有口辯曾晝日假卧弟子嘲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往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便皆此類桓帝時拜太中大夫

蒙求卷之上終

蒙求卷之中

唐 安平 李瀚 撰註

滕公佳城

西京雜記滕公駕至東都門馬悲鳴跑地不前公買使人掘之三尺得石椁有銘視之皆古科斗書也以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公曰天乎吾死其安此乎註滕公者卽夏侯嬰也

王果石崖

神怪志將軍王果昔爲益州太守路經三峽船中

望見江崖石壁千丈有物懸在半崖似棺椁令人
緣崖就視乃一棺也骸骨存焉有石誌云三百年
後水漂我欲及長江垂欲墮欲墮不墮遇王果果
視銘愴然云數百年前知我名如何捨去因留爲
營斂葬埋設祭而去

買妻耻醮

前漢朱買臣字翁子家貧好學不治產業其妻求
去買臣謂妻曰余年五十當富貴今已三十九矣
妻不聽遂去買臣後詣闕上書武帝時爲侍中後
遷會稽太守歸鄉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令

後車載歸給衣食其妻慙而死

澤室犯齋

後漢周澤爲太常卿清潔修行嘗臥病齋居其妻
哀澤老病往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
詔獄時人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
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馬后大練

列女傳漢明帝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也年十
三選入宮立爲后身衣大練率先節儉也

孟光荆釵

孟列女傳孟光姿貌甚醜德行極高年三十不肯嫁
父母問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鴻乃娶之常
荆釵布裙與鴻隱霸陵山中每進食舉案齊眉
顏叔秉燭

史記顏叔子曾獨居一室夜大雨鄰舍屋崩有一
女子投之叔子令女執燭燭盡破屋以續至明不
二志

宋弘不諧
後漢宋弘以清行致稱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
欲妻之以弘先有妻難不斥言後弘被引見帝令

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富易交貴易妻人情
乎弘曰臣聞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不可忘
帝謂主曰事不諧矣

鄧通銅山

前漢鄧通以權船爲黃頭郎文帝夢欲上天不能
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
漸臺見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甚說尊幸之賞
賜鉅萬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
者在我遂賜蜀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郭況金穴

東觀漢記郭況爲鴻臚卿上數幸其第賞賜金帛
京師因號況家爲金穴

秦彭攀轅

東觀漢記秦彭拜潁川太守及去任老幼攀轅號
泣

侯霸臥轍

後漢侯霸葬初爲淮平太守更始遣使徵霸百姓
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
侯君復留期年

淳于炙髹

史記淳于髡博聞強學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然
而承意觀色爲務故齊人曰炙髹髡者車之承
膏器炙不盡猶有餘流蓋言髡智不盡如炙髹耳
彥國吐屑

晉書胡毋輔之字彥國王澄與人書曰彥國吐佳
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也

太真玉臺

說苑溫嶠字太真喪妻後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有
一女甚有姿貌姑以屬嶠覓女婿嶠有自婚意答
曰佳婿難得但以嶠比何如姑曰何敢比汝數日

因下玉鏡臺一枚竟成禮劉氏撫掌大笑曰我疑是老奴果如所料

武子金埒

世說王濟字武子被責移第北邙山下麗服玉食買地作埒布錢遍地時人號爲金錢埒也

巫馬帶星

呂氏春秋巫馬期爲單父令帶星而出帶星而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單父化焉

宓賤彈琴

呂氏春秋宓子賤爲單父令彈琴不下堂而化巫馬期間其故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故勞任人故逸

郝廉留錢

後漢郝子廉常遠行於路飲馬輒投錢井中過姊家姊設飯遂暗留金席下而去

陳重送金

後漢陳重嘗濟人死罪罪人密投金於承塵上重不知後葺屋得金金主已死重乃封送官

逢萌挂冠

後漢逢萌字子廉挂冠避世於遼東不仕

胡昭投簪

魏胡昭養志不仕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摯虞作昭贊曰投簪卷席韜聲匿跡

王喬雙鳧

後漢王喬字子晉爲葉縣令有神仙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臨其至有雙鳧白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以張之但得雙舄焉

華佗五禽

後漢華佗字元化曉養生之術年且百歲猶有壯容人以爲仙佗語吳普曰有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蹄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然而汗出身體輕便而欲食也普施行之

程邈隸書

秦程邈字元岑始皇用爲獄吏得罪雲陽獄中囚十年邈獄中改篆爲隸楷字是也於是始皇善之免其罪焉

史籀大篆

史記周宣王時史籀爲史官改古文字以爲大篆

始著十五篇

王承魚盜

世說王承爲東海太守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魚何足惜哉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無令鞭撻甯越以刑立威名非致化之本使送之歸家其寬恕如此

丙吉牛喘

前漢丙吉字少卿爲丞相嘗出逢清道羣鬪死傷橫道吉過而不問又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

使騎吏問牛行幾里或譏吉吉曰民鬪相殺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歲竟丞相課其殿最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視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因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故問之

賈琮褰帷

後漢賈琮爲鄭州刺史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姓聞風莫不竦震也

郭賀露冕

後漢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史百姓歌曰厥德仁
明郭喬卿顯宗至南陽巡狩賜以三公之服黼黻
冕旒令去幃帷露冕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馮媛當熊

列女傳馮昭儀左將軍奉世之女從元帝幸虎圈
鬪獸熊逸攀檻欲上殿羣臣皆走昭儀直前當熊
而立上問曰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
人而止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上嗟嘆倍敬重
焉

班女辭輦

前漢成帝班婕妤賢才通辨帝嘗欲同輦辭曰妾
觀古畫圖賢聖之君皆有賢臣在側三代之末乃
有女嬃今欲同輦得無似之太后聞之喜曰古有
樊姬今有婕妤後趙飛燕譖云許皇后與婕妤挾
媚祝詛上考問婕妤對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
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且鬼神有知不受不
信之訴如其無知訴之何益上善其對以金百斤
賜之

王充閱市

後漢王充家貧無書常於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

見輒能誦憶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董生下帷

前漢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勤如此武帝時舉賢良對策爲江都相

平叔傅粉

魏何晏字平叔美容面至白文帝疑其傅粉夏月賜食熱湯餅啖之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

弘治凝脂

晉杜艾字弘治美容容王羲之見之曰膚如凝脂

知言

賈詡非次

魏志賈詡文帝擢用非次乃登太尉孫權大笑之何晏神伏

世說何晏字平叔注老子成詣王輔嗣輔嗣見何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以論天人之際矣因以所注爲道德二論

郭奕心醉

晉書郭奕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一見阮咸心醉不覺歎息

常林帶經

魏志常林字伯槐少爲書生漢末大亂耕種山阿帶經而鋤其妻餉之在田野相敬如賓

高鳳漂麥

後漢高鳳字文通專精誦讀書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前令鳳護雞大雨暴至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漂麥妻還怒怪問鳳方悟后爲名儒帝聞其志公車累徵不就遂詐與其嫂爭田竟不仕

孟嘉落帽

晉書孟嘉爲征西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

車載之女曰父母在堂而隨大王是奔女也王大慚遣使奉金百鎰聘之父母驚惶欲沐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變容更服恐不識也於是如故至閔王立爲后期月之間化行隣國諸侯朝之及女死燕遂屠齊

漆室憂葵

列女傳魯漆室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耶女曰吾豈爲不嫁而悲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鄰婦曰此丈夫之憂婦人何與焉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馬踐吾葵使我終

歲不食葵鄰女奔亡吾兄追之逢水溺死使我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辱婦人獨安所逃乎不救而悲憂韋賢蒲羸

前漢

韋賢爲相致仕少子立成位亦至丞相賢嘗

曰遺子黃金蒲羸不如教子一經

夏侯拾芥

前漢夏侯勝嘗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阮簡曠達

竹林七賢論曰阮簡咸之從子亦以曠達自樂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詣浚儀令令爲佗賓設黍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

袁耽俊邁

晉袁耽字彥道桓溫少時遊于博徒資產俱盡尙有負債主敦求甚切莫知所出聞耽俊邁欲求濟於耽而耽居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桓去與債主戲耽素有美名債主聞之而不識謂曰卿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俄頃充數百萬耽投馬絕叫旁若無人乃探布

蒙 卷中
二
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否

蘇武持節

前漢蘇武字子卿使匈奴中十九年後歸仍持舊節

鄭衆不拜

後漢鄭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衆拜衆不屈

郭巨將坑

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

文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三尺餘忽見

黃金一釜釜上文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

不得取

董永自賣

後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樹陰下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一萬自賣身爲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一婦人姿容端美求爲永妻與俱詣主人令永妻織縑紉三百匹放汝夫妻乃織一月而畢主人怪其速遂放之相隨至舊相遇處輒辭永曰我天之織女緣

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

仲連蹈海

史記魯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放蕩高節嘗云寧

蹈海而死不願為秦臣

范蠡泛湖

史記范蠡越王勾踐用其計既雪會稽之耻遂乘

扁舟浮於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齊人以為

相蠡乃歸相印間行而去止于陶致貲巨萬世稱

陶朱公

文寶緝柳

楚國先賢傳孫敬字文寶至洛陽在大學傍得一

小屋安止母然後入學編緝楊柳為簡以寫經

溫舒截蒲

前漢路溫舒父為里監門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

截以為牒而寫書太守見而奇之使歸學後仕至

臨淮太守

伯道無兒

晉鄧攸字伯道遭亂而逃為賊所追度不能兩全

遂係其子於樹上與弟子俱行攸棄子之後妻不

復孕過江納妾甚寵之訊其所由乃攸之甥聞之

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天道無知使伯道無兒

嵇紹不孤

晉嵇紹父康臨誅謂紹曰山公在汝不孤矣紹後爲秘書丞累遷侍中王師敗洛陽百官奔走唯紹端冕以身捍帝遂被害血濺御服帝哀歎之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元帝表贈太尉

綠珠墜樓

晉綠珠石崇之妓女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婢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任選使者曰受命取綠珠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効死於君前因自投樓下而死崇詣東市歎曰奴輩利吾家財刑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崇不能答

文君當壚

前漢卓文君蜀郡臨邛富人卓王孫之女新寡好音司馬相如至其家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

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文君不樂乃歸臨邛盡賣
車馬置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與保傭
雜作滌器於市中王孫耻之諸公更謂王孫曰長
卿才足依何辱之如此王孫乃與文君僮僕百餘
人錢百萬歸成都相如著子虛賦因揚得意達於
武帝帝召拜爲郎

伊尹負鼎

史記伊尹負鼎俎以滋味干湯致於王道

甯戚扣角

三齊畧記甯戚候齊桓公出扣牛角歌曰南山粲

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
單衣纔至胛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公召之因以爲相

趙壹坎壈

後漢趙壹恃才倨傲爲鄉黨所擯屢抵罪幾死得
免作窮鳥賦長揖司徒袁逢逢命相者相壹云仕
不過郡吏竟如其言

顏驕蹇剝

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舍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
時爲郎對曰臣姓顏名驕文帝時爲郎帝問何久

不遇駟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美臣貌醜陛下好少臣已老故三朝不遇帝感之擢爲會稽太守

龔遂勸農

前漢龔遂爲渤海太守勸民務農桑使人賣劍買牛賣刀買犢

文翁興學

前漢文翁爲蜀郡太守見蜀地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宮弟子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蓋比齊魯

晏御洋洋

列女傳晏平仲爲齊相將出御者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其妻窺見謂夫曰宜乎子之卑賤也晏子長不滿六尺相齊君名顯諸侯志氣恂恂自下今子長八尺爲人僕御意氣自以爲足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五鹿岳岳

前漢五鹿充宗元帝令與諸易家論其同異充宗乘貴辨口諸儒莫能與抗朱雲攝齊登堂抗首論

難連挫五鹿君諸儒語曰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
今傳之

蕭朱結綬

前漢蕭育與朱博爲友名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
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
也

王貢彈冠

前漢王吉字子陽與貢禹爲友竝以明經著聞世
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取舍同
龐統展驥

蜀志龐統字士元劉備以爲來陽令在縣不治免
官魯肅與備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
別駕之任當展騏驎足耳

仇覽棲鸞

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考城令王渙政尙嚴猛
聞覽德化署爲主簿謂曰主簿得無少鷹鷂之志
耶覽曰鷹鷂不若鸞鳳渙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
百里豈大賢之路

葛亮顧廬

蜀志諸葛亮奉表於後主云臣本布衣躬耕南陽

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以當世
之事

韓信升壇

前漢韓信與蕭何語何奇之言於漢王曰韓信國
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
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信爲大將

王裒栢慘

晉王裒父見殺裒痛父非命廬于墓側旦夕常至
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

閔損衣單

史記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孝
心不息後母疾之所生子衣綿絮損以蘆花絮父
冬日令損御車體寒失韉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察
知之欲遣後母損啟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
單父善之母亦改悔待三子均平遂成慈母

蒙恬製筆

博物志蒙恬爲秦將製筆始焉

蔡倫造紙

後漢宦者蔡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
之類以爲紙奏上之和帝善其能自是從用故天

下咸稱蔡侯紙

孔伋緼袍

蔡說苑孔伋字子思緼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遺狐白裘子思不受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是以不敢當

祭遵布被

後漢祭遵克己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袴臥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重之不自豐艾

周公握髮 韓詩外傳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戒之曰我文王

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

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賢

士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

蔡邕倒屣

後漢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王粲至謁蔡邕爲之倒屣迎之曰此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

王敦傾室

晉王敦少有奇人之目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予不覺如此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駢

諸婢妾數十人竝放之時人歎異且以開封開湖
紀瞻出妓心亦奇人之目嘗荒恣然也瞻為之樂也
王世說王導與周顛及諸朝士詣尚書紀瞻家觀妓
瞻有愛妾能作新聲顛問答之顏無忤色有司奏
顛耽荒詔原之蔡邕為之陷風也曰此王公之
暴勝持斧邕太學臨著青重博致常車顛持斧容
前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綉衣持斧逐捕盜賊
威振州郡顛無以因人欲帝重之

張綱埋輪

後漢張綱漢安初遣八使循行風俗綱獨埋其車

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
軍梁冀等無君之心京師震悚是日誅梁冀

靈運曲笠

世說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
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
忘懷

林宗折巾

後漢郭泰字林宗嘗行陳蔡間遇雨巾一角折時
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如此

屈原澤畔

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懷王甚任之同列大夫
上官靳尚妬其能因讒之王遂放之原至江濱被
髮行吟澤畔形容枯槁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
耶何故至此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
獨醒所以見放漁父曰舉世皆濁何不隨其流揚
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餒其醢原曰新沐者
彈冠新浴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
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漁父鼓枻而去原乃
懷石自投汨羅江而死

漁父江濱

事見上註

魏勃掃門

前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
乃常獨早起掃齊相舍人門舍人怪問之勃曰願
見相君無因故爲掃於是爲勃通曹參參因以勃
爲舍人

潘岳望塵

晉潘岳性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見其出
望塵而拜之

京房推律

前漢京房好鐘律知音聲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

翼奉觀性

前漢翼奉好律厯陰陽之占上封事其畧曰觀性以厯觀情以律

甘甯奢侈

吳志甘甯字興霸性奢侈以紅綿維舟去則棄之孫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以相敵

陸凱貴盛

世說陸凱忠梗有大節孫皓問曰卿一家在朝幾

人荅曰三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

賢臣忠國之盛父慈子孝家之盛今政荒民弊覆

亡是懼臣何敢言盛

干木富義

史記段干木隱居不仕魏文侯累召不就文侯出過其廬未嘗不下車左右問曰君爲國之主何恭

如此侯曰寡人富于財干木富于義

於陵辭聘

高士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持金百鎰往聘之子終辭之不受與其妻逃去爲人灌

園

元凱傳癖

語林杜預字元凱常云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伯英草聖

後漢張芝字伯英善草書絕妙時人語曰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韋誕曰伯英草聖家中衣絹先書後練

馮異大樹

後漢馮異為人謙退不伐諸將論功異常獨屏樹

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千秋小車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漂母進食

前漢韓信少時家貧曾至下邳釣有一漂母哀之與食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吾哀王孫豈望報乎信後為楚王召漂母贈之以百金

孫鍾設瓜

幽冥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有三人來乞瓜

鍾引入庵中設瓜及飯三人謂鍾曰蒙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世封侯乎欲爲數代天子乎又曰我司命也君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下山六十步回看竝爲白鶴飛去鍾遂於此葬母塚上有氣觸天鍾後生堅堅生權權生亮亮生休休生和和生皓爲晉所伐降爲歸命侯

壺公謫天

後漢費長房見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長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

謂曰子明日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華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笑以一指提上視器如一升許二人終日飲不盡

薊訓歷家

神仙傳薊子訓三百餘年顏色不老嘗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兒家卽埋之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鬼子訓掘視所埋但泥而已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爭請子訓比居太學諸生爲請子訓

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往二十
三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明日相問各言子訓
衣服顏色如一遠近驚異

劉玄刮席

後漢劉玄字聖公稱帝於南陽號更始見羣臣列
位羞不能對俛首刮席後爲赤眉賊所殺

晉惠聞墓

晉惠帝嘗在華林園聞蝦蟇聲問左右曰鳴者爲
官乎爲私乎賈胤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天
下荒亂百姓餓死帝乃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

此類也

伊籍一拜

蜀伊籍嘗東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折其辭籍入
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
也

酈生長揖

前漢酈食其求見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洗足
食其不拜長揖曰足下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
者於是沛公起攝衣延上座

馬安四至

前漢司馬安汲黯姊之子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
應璩三人
文章錄應璩好屬文嘗作百一詩云問我何功德
三人承明廬璩爲侍郎又爲常侍又爲侍中故稱
三人

郭解借交

前漢郭解爲人精悍不飲酒少時爲陰賊所殺甚
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奸剽攻劫不休及鑄錢
掘冢不可勝數至年老乃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公
孫引曰解布衣以睚眦殺人大逆無道遂族解

朱家脫急

前漢魯人朱家以俠聞所藏豪士以百數不伐其
能專脫人之急甚於己私旣陰脫季布之厄及布
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皆延頸願交

虞延剋期

後漢虞延嘗爲漁陽令麥秀兩歧每節放囚歸家
剋期而至

盛吉垂泣

會稽典錄盛吉爲廷尉性多仁恩每冬月罪囚當
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泣

豫讓吞炭

史記豫讓事智伯趙襄子殺智伯以頭爲飲器讓乃變姓名入塗廁欲爲智伯報讎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搜獲赦之後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識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果搜得問曰子事范中行氏不爲報讎反臣智伯智伯死何報之深讓曰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願請君之衣以致報讎之意襄子將衣與之乃拔劍三躍而擊曰吾可以下報智伯遂伏劍而死

鉏麇觸槐

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歛以彫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趙盾驟諫公使鉏麇賊之麇曰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阮孚蠟屐

晉阮孚好屐祖約好財同是累而未判得失有人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籠傾身障之或有詣阮正見其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祖約好財

事見上註

初平起石

神仙傳黃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與俱入
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尋
之道士引至金華山中相見悲喜兄問羊何在初
平曰近在山東初起往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無羊
初平與兄俱往初平叱之云羊起於是白石皆起
成羊數萬頭初起便棄妻兒留就初平共服松脂
茯苓至五千日遂得仙初平乃易姓名爲赤松子

左慈擲杯

神仙傳左慈學道能使鬼神曹公聞之名見因設
酒時天寒溫酒酒尙未熱慈拔簪以畫杯酒卽中
斷分爲兩向慈飲其半送半與操操未卽飲慈乞
自飲飲畢以杯擲屋棟杯懸棟動搖似鳥飛欲落
不落人但視杯不覺失慈所在也

武陵桃源

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從溪往忽
逢桃林夾岸芳華鮮美落英繽紛復前行窮其林
林盡水源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豁然開朗屋

舍田池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髮垂髻怡然自樂
言避秦亂至此問漁人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魏
聞皆歎惋漁人既出遂迷其所也

劉阮天台

續齊諧記漢明帝時永平十五年剡縣有劉晨阮
肇入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糧食乏盡望山頭有
一桃樹二人共取桃食如覺少健下山得澗水飲
之并各澡洗又見蔓菁菜從山腹流出次又有一
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之不遠因
各入水水深四尺許行一里又度一山出大溪見

二女子顏容絕妙便喚劉阮姓名如有交舊歡悅
問曰劉郎等來何晚因邀過家廳館服飾無不精
華東西各有床張帷幔七寶瓔珞非世所有左右
侍直青衣竝皆端正都無男兒須臾下胡麻飯山
羊脯食之甚美又設甘酒又有數仙客投三五桃
子至女家云來慶女婿各出樂器歌調作樂既向
暮仙女各還去劉阮就所邀女宿言語巧美又行
夫婦之道住十五日求還女曰今來至此皆是宿
福所招得與仙女交接流俗何可樂遂住半年天
氣和適常如二三月中百鳥哀鳴能不悲思求去

甚切女云罪根未滅使君等如此更喚諸仙女作
絃歌共送劉阮云從此山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
隨其言果得還家鄉都無相識鄉里怪異乃驗七
世子孫云傳聞上世祖翁入山不出不知所在今
乃是既無親屬栖宿欲還女家尋山路不獲至太
康八年失二人所在
王儉墜車
南史齊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落
水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謝超宗抵掌笑曰落水三
公墜車僕射

褚淵落水

事見上註

季倫錦障

晉石崇字季倫性豪華王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
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春申珠履

史記楚考烈王以黃歇爲相封春申君是時趙平
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爲玳瑁簪刀劍
室以珠玉飾之春申君賓客三千餘人皆躡珠履
見趙使趙使大慙

甄后出拜

魏志文昭甄皇后初嫁袁紹中子熙熙出爲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平文帝納后於鄴典略曰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人皆伏而劉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

劉楨平視
事見上註

胡嬪爭櫬

晉胡貴嬪名芳武帝平孫皓選皓宮人數千掖庭

殆將萬人而有寵者甚衆帝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寢宿宮人乃取竹葉挿戶鹽汁洒地引帝車而芳最蒙寵幸殆有專房之寵侍御服飾亞於皇后帝嘗與之櫬蒲爭錢傷帝指帝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征公孫西征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慙色

晉武傷指

事見上註

石慶數馬

前漢石慶爲太僕御出帝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

馬訖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中最簡易猶如此父
奮及兄弟四人皆官至二千石時號萬石君也

孔光溫樹

前漢孔光性謹慎時有所言輒削草藁沐日歸休
兄弟妻子宴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
中樹何木也光默然更答以他事其不洩如此

翟湯隱操

晉翟湯尋陽人子莊孫矯世有隱操庾亮臨江州
聞湯之風束帶躡履詣焉禮甚恭亮問之君高蹈
世表僕敢望其恭耶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

耳亮稱其能言

許詢勝具

世說許詢好遊山澤便登陟時人曰許非徒有勝
情有濟勝之具詢隱永興幽穴每致四方諸侯之
遺或謂詢曰聞箕山有人似爾否詢曰筐篚苞苴
固輕於天下之寶

優旃滑稽

史記滑稽傳優旃秦倡侏儒善笑言然合於大道
始皇置酒而天大雨陛楯者霑寒旃哀之有頃憑
檻曰汝雖長雨中立我雖短幸無濕於是得半相

代帝欲大苑囿旃曰善寇從東來令禽獸觸之足矣帝乃止二世欲漆城旃曰善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然難爲蔭室二世笑而止笑言然合於大數落下歷數

史記落下閎善推算歷數班固史傳曰歷數則唐都落下閎曰問箕山仙人曰爾否旃曰當萬世曼容自免其言前漢邴丹字曼容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而去

子平畢娶其言後漢向長字子平隱居不仕爲男女嫁娶畢敕斷家事勿相關遂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也

師曠清耳呂氏春秋晉平公鑄大鐘使人聽之皆以爲調師曠曰不調後師涓果與曠同乃稱曠清耳

離婁明目慎子曰離婁之明察秋毫於百步之外

仲文照鏡世說殷堪字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忽任東陽太守意甚不平乃與桓胤謀反嘗照鏡不見

其面數日而遇禍

臨江折軸

漢臨江閔王名榮景帝長子初爲太子廢爲臨江王後徵還臨發車軸折江陵父老言吾王不返矣至長安令自殺葬藍田有燕數萬銜土置冢上

欒巴喫酒

神仙傳欒巴漢帝召爲尙書正旦大會羣臣巴乃含酒望西而喫帝問其故巴曰蜀有火災故以救之卽遣使往驗其言果云正旦失火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有酒氣

偃師舞木

列子周穆王時有獻工人名偃師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謁見曰臣所造能倡者王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鎖其頤則歌捧其手則舞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技將終倡者瞬目而招王之侍妾王怒欲誅偃師偃師剖以示王皆縛會革木爲之

德潤傭書

吳志闕澤字德潤志好學家貧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旣畢誦讀亦遍覽究羣籍兼通歷數由是

顯名仕爲中書令侍中

君平賣卜

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常賣卜成都市日閱數人得錢百文則閉肆下簾戴烏帽尋墳典不求榮祿也

叔寶玉潤

晉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發舅王濟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妻父樂廣素有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媚玉潤

彥輔冰清

晉樂廣字彥輔神色朗徹衛瓘見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

衛后髮鬢

張衡西京賦衛后興於鬢髮飛燕寵於體輕前漢武帝衛皇后字子夫平陽公主家謳者帝過主家文獨悅子夫遂從帝入宮立爲后漢武帝故事衛子夫得幸頭解帝見髮鬢美而悅之

飛燕體輕

前漢飛燕成帝趙皇后也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陽公主家學歌舞帝微行

主家見而悅之召入宮立爲后女弟爲昭儀貴傾
後宮西京雜記飛燕爲皇后女弟在昭陽殿后體
輕腰弱善行步進退昭儀不能及二人竝色如紅

玉

玄石沈酒

博物志劉玄石於中山沽酒酒家與之千日酒至
家而醉其家不知以爲死矣以棺斂葬之酒家計
千日滿憶玄石醒矣往視之其家云玄石死三年
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劉伶解醒

晉劉伶字伯倫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鍤隨
之曰死便埋我嘗渴求酒其妻曰君飲太過非攝
生之道伶曰善當祝神誓斷之汝可具酒肉妻從
之伶跪咒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
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引酒銜肉陶然而醉

趙勝謝蹇

史記平原君趙勝有樓臨民家民家有蹇者蹇跚
行汲美人居樓上見而大笑蹇者造門請所笑者
頭勝笑應曰諾終不殺賓客因此稍稍引去勝怪
之客曰以君不殺笑蹇者以爲愛色賤士故去耳

勝乃斬笑者頭造髻者門謝客乃復來
楚莊絕纓
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視之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令羣臣皆斷纓然後出燈盡權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却敵卒勝之王怪問乃夜絕纓者惡來多力
史記飛廉生惡來惡來多力掣裂虎尾飛廉善走父子俱有才力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時飛廉居北

方作石棺而免

飛廉善走

事見上註

趙孟疵面

晉趙孟善清談面有疵點時人曰諸事不決問疵

田駢天口

七畧田駢好談論時號天口駢言其口如天難窮

張憑理窟

晉張憑舉孝廉負其才謂必參時彥欲詣劉惔同
舉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座神意不接憑欲自發
而無端會王蒙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座判
田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
座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
傅毅覓張孝廉船召與同載遂言於簡文帝帝召
憑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御史中丞

裴頴談藪

裴頴引雅有遠識樂廣嘗與頴清言欲以理服
而頴辭語浩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頴爲言談之

林藪後累遷左僕射

仲宣獨步

魏志王粲字仲宣避西京之亂往荊州依劉表曹
子建與楊德祖書曰昔仲宣獨步於漢南

子建八斗

魏志曹植字子建善屬文下筆成章謝靈運云天
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
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敏安有繼之

廣漢鉤距

前漢趙廣漢遷京兆尹發奸摘伏如神天性精於

吏職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價
輒則先問狗問羊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
準則馬之貴賤不失其實矣它人効者莫能及也
弘羊心計齊一五子張 弘羊入平鉅計一平自古又

前漢桑弘羊以心計用事年十三爲侍中與大農
丞丞東郭咸陽孔僅言利事析秋毫

衛青拜幕

前漢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
故曰幕府

去病辭第

前漢霍去病從衛青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驃騎
將軍帝爲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上
益爲之愛重

酈寄賣友

前漢酈寄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大臣欲誅諸呂
呂祿軍於北軍太尉周勃不得入乃使人劫商令
寄給祿祿信之與出遊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
呂天下稱寄賣友

紀信詐帝

前漢紀信爲將軍項羽圍漢王滎陽信曰事急矣

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日食盡
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
數十騎出西門遁及左右視之乃信也羽燒殺之
濟叔不癡

晉王湛龍顏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兄弟宗族皆
以爲癡惟父昶異焉合門守靜不交當世兄子濟
輕之嘗詣湛見床頭有周易問曰叔父用此何爲
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因剖析玄
微皆濟所不聞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調濟曰卿家
癡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

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後仕至汝南內史

周兄無慧

左傳周子有兄無慧不辨菽麥故不可立

虞卿擔簦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躡屣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

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遂拜爲上卿

蘇章負笈

前漢蘇章負笈追師不遠千里

南風擲孕

晉惠帝賈后名南風性酷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

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后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點
其後趙王倫矯詔賜死

商受斲涉

尚書今商王受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

廣德從橋

前漢薛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及爲三公直言諫
諍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免冠頓
首曰宜從橋行陛下不聽臣請自刎以血濺車輪
陛下不得入廟矣帝不悅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
主聖臣直從船危從橋安廣德言可聽帝曰曉人

不當如是乎乃從橋

君章拒獵

後漢鄧暉字君章爲上東門監候世祖嘗獵夜還
暉拒關不納帝乃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
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如社稷何帝深納之

應奉五行

後漢應奉少聰明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

竝下

安世三篋

前漢張安世爲人強記武帝亡書三篋詔問莫能

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
所遺失上奇其材乃擢爲尙書令

相如題柱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成都人蜀地北七里有昇
仙橋相如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
此橋後遷中郎將入蜀郡守郊迎縣令負弩先驅
蜀人咸以爲寵
終軍棄繻
前漢終軍年十八西入關關吏與軍繻曰爲復傳
還當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

去及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諸關吏識之曰
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

孫晨藁席

三輔決錄孫晨家貧織席爲業明詩書爲京兆功
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卧朝收

原憲桑樞

莊子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蓬戶甕牖以桑爲樞上
漏下濕坐而茲歌子貢過之曰嘻先生何病憲曰
無財謂之貧學不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

端木辭金

家語端木賜字子貢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受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贖人受金則爲不廉何以相贖乎自是已後魯國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鍾離委珠

後漢鍾離意顯宗徵爲尙書時交趾守張恢坐贓千金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委地而不拜帝怪問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尙書之言乃賜庫錢三

十萬拜爲右僕射

季札挂劍

史記吳季札使鄰國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札心知之及還徐君已死札乃解劍挂徐君墓樹而去曰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哉

徐穉致葛

後漢徐穉字孺子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不遇致生葛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云生葛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也

朱雲折檻

前漢朱雲字子游成帝時張禹以帝師甚尊重雲上書曰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曰誰對曰安昌侯張禹帝怒曰小臣居下訕上逆辱師傅罪死不赦令御史將雲下殿雲攀殿檻折左將軍辛慶忌叩頭諫帝意解後理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申屠斷鞅

後漢申屠剛光武時為大夫帝出遊剛叩頭曰今隴蜀未平不宜遊逸帝不從剛以刀斷馬鞅帝於是止焉

衛玠羊車

晉衛玠總角時乘羊車入市人以為玉人觀者傾都

王恭鶴氅

晉王恭姿儀人多愛悅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曰真神仙中人也

管仲隨馬

韓非子管仲從齊桓公伐孤竹國迷失道管仲曰

蒙求
老馬之智可用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歸國
蒼舒秤象

魏志鄧哀王冲字蒼舒武帝子五六歲有若成人之智孫權上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臣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船上刻其水所至秤物以載之則校其可知矣太祖大悅卽施行

丁蘭刻木

孝子傳丁蘭事母孝母亡刻木爲母事之婦誤以火燒母面應時髮落如割

伯瑜泣杖

韓詩外傳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汝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杖常痛今母老無力不能痛是以泣

蒙求卷之中終

崇非谷之中將

...

...

...

...

...

...

氏不謂廉景以...

宋曾立今豈何由惟曰...

韓精求辨白無有...

